

茅盾	郁達夫	洪深	林徽因	沈從文	朱自清	老舍	王統照	巴金	丁玲
蕭乾	黎列文	魯彥	鄭振鐸	鄭伯奇	趙家璧	葉聖陶	張天翼	靳以	凌叔華

十二人作品

知篇佳作集

1937

編輯者

趙家璧

發行人

余漢生

印刷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發行所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八百五十一號

前記

每逢看到日本改造社編的文藝年鑑，O'brian編的英，美小說年選以及Mantle編的戲劇年選，在聖誕節邊放在外國書舖的櫥窗中，常常會不自禁的想到咱們中國：縱使我們所得的成績在質量上都比不上人家，但是每年有這麼一本選集，藉此看看一年來的收穫，作為以後比較的標準，對於今日的中國文壇，也許不算是一種奢望吧！

大約這一種感覺不一定我一個人所有，所以過去已有三四部中國文藝年鑑出版，爲了選稿問題，還曾引起過幾次爭論。這次我們却想另走一條路：我們鑒於過去一個人或是一個小團體所選的選本，都免不了有偏狹的弊病，而「文藝年鑑」的名目既大，事實上也就不很容易討好，因而不想避重就輕的把範圍局限於短篇小說，同時把選稿的人也擴充到二十位。這二十位選稿人的思想，趣味和所在地既代表得相當廣泛，由他們每人在自己所讀到的一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卅日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卅日）中的短篇裏推選一篇至三篇，再由我們輯合爲一部一年中的短篇佳作集，也許不但可以包含更廣更精的作品，而且會反映不同選稿人的不同的標準；同時我們從這裏看到創作界的動向以外，一年來文藝批評界的趨勢，也能在稿件的取捨間明白的感覺到。

當我把這個選本的計劃告訴許多朋友，請求他們參加選稿時，他們都毫不猶豫的贊同，並且在短促的時日中把推選的作品都按期的寄來了，（其中有一位原定的選稿人因爲人在日本，信函來往費時，到本書付印時，還不見他的選稿寄到，爲了避免出版誤期而湊足二十人起見，便由我填補了進去。）這本選本的完成，全靠他們慷慨的相助，才能和讀者相見，我在這裏向十九位先生表示我們最深的謝意。

徵求選稿的信發出後，最先把推選的作品交來的是茅盾先生和蕭乾先生，以後陸續的交來，就按照來信的先後而依次發排，共計被推選的小說五十六篇。其中有三篇是重覆的，好像端木蕻良先生的鴛鴦湖之幽戀，葉聖陶先生和丁玲女士都來信推選，羅淑女士之生人妻，也由魯彥先生和林徽因女士先後推選，沈從文先生和鄭振鐸先生更一起推選田濤先生的荒，我們爲了編排上的便利起見，在篇名和目錄裏祇寫了最先推選者的姓名，但是在這裏把推選人的名字補上了。除了這三篇以外，雖然也有許多朋友是口頭知道某篇已被選入而自動調換他篇的，那我就無法補記了。

這十九位推選人之中，有幾位是由我們特別請求推選他們所在地的地方刊物中的作品的：好像洪深先生最近一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執教，我們便請他專選廣東的；郁達夫先生在福建推選了福建出版文座上的一篇；凌叔華女士主編武漢文藝，推選的都是華中的作者；生和沈從文先生推選的以北方的爲多。還有茅盾先生在推選了三篇以後，由我們的

，在他主編的中國的一日中另選了三篇，編在本書的後面。其中關餉的作者是一位，當我們把通知書寄去後，他來信要求我們把筆名敬言改署真名宋越，恐怕讀者發覺這篇文稿的作者署名有誤，所以在這裏順便帶及。

當我們收到推選人的回信後，我們就發出一封通知信給被選的作者，告訴他某一篇小說已由某一位先生推選，並且要求他答應我們編入佳作集；爲了節省時間起見，我們的信上是這樣說的，「假如您反對我們這樣做，請您在接信後三天內通知，我們也可以照辦。」這些信有的由我們直接寄出，有的因爲地址不明，便轉輾的託人代轉，這五十多位被選的先生，多肯答應把發表權借給我們一次，我們在這裏向他們敬致無限的謝意。

目錄

老舍：且說癩裏	(十年)	茅盾選	一
端木蕻良：遙遠的風沙	(文學)	茅盾選	二一
白塵：小魏的江山	(文學)	茅盾選	四三
劉祖春：回家	(國聞週報)	蕭乾選	八〇
嚴文井：風雨	(文學)	蕭乾選	九一
青子：紫	(國聞週報)	蕭乾選	一一八
屈曲夫：逼	(文學)	靳以選	一四三
劉白羽：冰天	(文學)	靳以選	一六二
荒煤：長江上	(作家)	靳以選	一八〇
夏衍：包身工	(光明)	鄭伯奇選	二〇八
戴平萬：滿州瑣記	(光明)	鄭伯奇選	二二五
郭沫若：楚霸王自殺	(質文)	鄭伯奇選	二三六
端木蕻良：鷺鷥湖之幽鬱	(文學)	葉聖陶選	二五二

青	子：黑……………	（大公報文藝）	葉聖陶選……………	二六六
劉	白羽：草原上……………	（文學）	葉聖陶選……………	二八一
蕭	軍：江上……………	（海燕）	魯彥選……………	三二一
羅	淑：生人妻……………	（文季）	魯彥選……………	三六九
蕭	紅：牛車上……………	（文季）	魯彥選……………	三八九
宋	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中流）	黎烈文選……………	四〇二
華	沙：生平……………	（中流）	黎烈文選……………	四一二
舒	羣：沒有祖國的孩子……………	（文學）	黎烈文選……………	四二〇
陳	荻：傳令嘉獎……………	（武漢文藝）	凌叔華選……………	四四六
李	威深：渡頭……………	（武漢文藝）	凌叔華選……………	四五七
維	特：家……………	（武漢文藝）	凌叔華選……………	四六八
秀	子：最後的管束……………	（福州文座）	郁達夫選……………	四八二
劉	祖春：董烟嬀子……………	（小說選）	沈從文選……………	四九三
李	欣：歸鄉日記……………	（大眾知識）	沈從文選……………	五〇四
田	濤：荒……………	（文學）	沈從文選……………	五一五
曹	宙：長班船……………	（大公報文藝）	朱自清選……………	五二九

羅曜風：謎	（大公報文藝）	朱自清選	五三七
張天翼：探勝	（大公報文藝）	朱自清選	五四五
陳琳：奔	（文學）	老舍選	五五六
艾蕪：榮歸	（文學）	老舍選	五七七
羅烽：第七個坑	（東北作家近作集）	王統照選	五八八
沙汀：苦難	（文學）	王統照選	六〇〇
丁玲：十月二十三日	（十年）	王統照選	六一一
蕭紅：手	（作家）	巴金選	六三五
蘆焚：迷茫	（文季）	巴金選	六五五
丁玲：團聚	（文季）	巴金選	六六六
羅烽：特別勳章	（光明）	鄭振鐸選	六九一
沙汀：查災	（光明）	鄭振鐸選	七〇八
香菲：糠羹	（廣州報副刊東西南北）	洪深選	七一九
樓西：出關	（廣州報副刊東西南北）	洪深選	七三〇
周文：三個	（作家）	丁玲選	七四五
奚如：初步	（文學叢報）	丁玲選	七六一

目錄

紺	琴：酒船……………	（小說家）	丁玲選……………	八〇一
葛	琴：犯……………	（文季）	張天翼選……………	八一八
吳	組湘：某日……………	（十年）	張天翼選……………	八五三
碧	野：募捐……………	（生活星期刊）	張天翼選……………	八七五
張	天翼：貝鬚子……………	（文季）	林徽因選……………	八八一
蕭	乾：矮簫……………	（文季）	林徽因選……………	八九七
宋	越：關餉……………	（中國的一日）	茅盾選……………	九一五
金	山城：黑暗的角……………	（中國的一日）	茅盾選……………	九二一
王	道：鷄……………	（中國的一日）	茅盾選……………	九二八
蔣	牧良：集成四公……………	（文季）	趙家璧選……………	九三六
魯	迅：出關……………	（海燕）	趙家璧選……………	九五六

且說屋裏

老舍作·茅盾選

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能享受與佔有的，包善卿已經都享受和佔有過，現在還享受與佔有着。他有錢，有洋樓，有汽車，有兒女，有姨太太，有古玩，有可作擺設用的書籍，有名望，有身分，有一串可以印在名片上與計開上的官銜，有各色的朋友，有電燈電話電鈴電扇，有壽數，有胖胖的身體和各種補藥。

設若他稍微能把心放鬆一些，他滿可以胖胖的躺在牀上，姨太太與兒女們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即使就這麼死去，他的財產也夠教兒孫們快樂一兩輩子了，他的計開上也會有許多名人的題字與詩文，他的棺材也會受得住幾十年水土的侵蝕，而且會有六十四名槓夫擡着他游街的。

可是包善卿不願休息。他有他的「政治生活」，他的「政治生活」不包含着什麼主義，主張政策，計劃與宗旨。他只有一個決定，就是他不應當閒着。他要是閒散無事，就是別人正在活動與拿權，他不能受這個。他認為自己所不能參與的事都是有礙於他的，他應盡力的去破壞。反之，凡是足以使他活動的，他覺得不該放過機會。像一隻漁船，他用盡方法利用風勢，調動他的帆，以便早些達到魚多的所在。他不管那些風是否有害於別人，他只為自

己的帆看風，不管別的。

看準了風，夠上了風，便是他的「政治生活」。夠上風以後，他可以用極少的勞力而獲得一個中國政治家所應得的利益。所以他不願休息，也不肯休息；平白無故的把看風這點眼力與天才犧牲了，太對不起自己。越到老年，他越覺出自己的眼力準確，越覺出別人的幼稚；按兵不動是冤枉的事。況且他纔剛交六十；他知道，自要有口氣，憑他的經驗與智慧，就是坐在那兒呼吸呼吸也應當有政治的作用。

他恨那些他所不認識的後起的要人與新事情，越老他越覺得自己的熟人們可愛，就是為朋友們打算他也應當隨手抓到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新的事情他不大懂，於是越發感到自己的老辦法高明可喜。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不論是誰，自要給他事作，他就應當去擁護。同樣，凡不給他權勢的便是敵人。他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寬宏與大度，也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嫉妬與褊狹；這是一個政治家應當有的態度。他十分自傲有這個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得罪我與親近我，你隨便吧！」他的胖臉上的微笑表示着這個。

剛辦過了六十整壽，他的像片又登在全國的報紙上，下面註着：新任建設委員會會長包善卿。看看自己的像，他點了點頭：「還得我來！」他想起過去那些政治生活。過去的那些經驗使他壓得住這個新頭銜，這個新頭銜又能增多他的經驗，又增高了身分，而後能產生再高的頭銜。因將來的光榮與勢力，他微微感到滿意於現在。有一二年他的像片沒這麼普遍

的一致，登在各報紙上了；看到這回的，他不能不感到滿意；這個六十歲的照像證明出別的政客的庸碌無能，證明了自己的勢力的不可輕視與必難消滅。新人的確出來不少，可是包善卿是青松翠柏，越老越綠。世事原無第二個辦法，包善卿的辦法是唯一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如此！他的方法是官僚的聖經，他一點不反對「官僚」這兩字；「只有不得其門而入的纔叫我官僚」，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這麼說過。

看着自己的像片，他覺得十分像自己。不錯，他的胖臉，大眼睛，短鬚粗脖子，與圓木筓似的身子，都在那裏，可是缺乏着一些生氣。這些不足以就代表包善卿。他以幾十年的經驗知道自己的表情與身段是怎樣的玲瓏可喜，像名伶那樣曉得自己哪一個姿態最能叫好；他不就是這麼個短粗胖子。至少他以爲也應該把兩個姿態照下來，兩個最重要的，已經成爲習慣而仍自覺的利用着，且時時加以修正的姿態。一個是在面部：每逢他遇到新朋友，或是接見屬員，他的大眼會像看見這奇怪的東西似的，極明極大極傻的瞪那麼一會兒，腮上的肉往下墜；然後腮上的肉慢慢的往上收縮，大眼睛裏一層一層的增厚笑意，最後成爲個很嫵媚的微笑。微笑過後，他纔開口說話，舌頭稍微圓着些，使語聲圓柔而稍帶着點嬌憨，顯出天真可愛。這個，哪怕是個冰人兒，也會被他馬上給感動過來。

第二個是在脚部。他的脚很厚，可是很小。當他對地位高的人趨進或辭退，他會極巧妙的利用他的小脚：細逗着步兒，彎着點腿，或前或後，非常的靈動。下部的靈動很足給他一

身肥肉以不少的危險，可是他會設法支持住身體，同時顯出他很靈利，和他的恭敬謙卑。找到這兩點，他似乎纔能找到自己。政治生活是種藝術，這兩點是他的藝術的表現。他願以這種姿態與世人相見，最好是在報紙上印出來。可是報紙上只登出個遲重肥胖的人來，似乎是美中不足。

好在，沒大關係。有許多事，重大的事，是報紙所不知道的。他想到末一次的應用「腳法」：建設委員會的會長本來十之六七是給王莘老的，可是包善卿在山木那裏表現了一番。王莘老所不敢答應山木的，包善卿親手送過去：「你發表我的會長，我發表你的高等顧問！」他向山木告辭時，兩腳輕快的細碎的往後退着，腰兒彎着些，提出這個「互惠」條件。果然，王莘老連個委員也沒弄到手，可憐的莘老！不論莘老怎樣固執不通，究竟是老朋友。得設法給他找個地位！包善卿作事處處想對得住人，他不由的笑了笑。

王莘老未免太固執，太固執！山木是個勢力，不應當得罪。況且，有山木作顧問，事情可以容易辦得多。他閉上眼想了半天想個比喻。想不出來。最後想起一個：姨太太要東西的時候，不是等坐在老爺的腿兒上再說嗎？但這不是個好比喻。包善卿坐在山木的腿兒上？笑話！不過呢，有山木在這兒，這次的政治生活要比以前哪一次都穩當，舒服，省事。東洋人喜歡拿權，作事和他們合作，必須認清了這一點；認清這一點就是給自己的事業保了險。奇怪，王莘老作了一輩子官，連這一點還看不透！王莘老什麼沒作過？教育，鹽務，稅務，鐵道

……都作過，難道還不明白作什麼也不過是把上邊交下來的再往下交，把下邊呈上來的再呈上去，只須自己簽個押？爲什麼這次非拒絕山木不可呢？奇怪！也許是另有妙計？不能吧！打聽打聽看，老朋友，但是細心是沒過錯的。

「大概王莘老總不致於想塌我的臺吧？老朋友！」他問自己。他的事永遠不願告訴別人，所以常常自問自答。「不能，王莘老不能！」他想，會長就職禮已平安的舉行過；報紙上也沒露骨的說什麼；委員們雖然有請病假的，可是看我平安無事的就了職，大概一半天內也就會銷假的；山木很喜歡，那天還請大家吃了飯，雖然飯菜不大講究，可是也就很難爲了一個東洋人！過去的都很順當；以後的，有山木作主，大概不會出什麼亂子的。是的，想法安置好王莘老吧；一半因爲是老朋友，一半因爲省得單爲這個懸心。至於會裏用人，大致也有了個譜兒，幾處較硬的介紹已經敷衍過去，以後再有的，能敷衍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好在可以往山木身上推。是的，這回事兒真算我的老運不錯！

想法子給山木換輛汽車，這是真的，東洋人喜歡小便宜。自己的車也該換了，不，先給山木換，自己何必忙在這一時！何不一齊換呢，真！我是會長，他是顧問。不必，不必和王莘老學，是讓山木一步步好！

決定了這個，他這回的政治生活顯然是一帆風順，不必再思索什麼了。假如還有值得想一下的，倒是明天二姨太太的生日辦不辦呢？辦呢，她歲數還小，怕教沒吃上委員會的傢伙

們有所借口，說些不三不四的。不辦呢，又怕臨時來些客人，不大合適。「政治生活」有個討厭的地方，就是處處用「思想」，不是平常人所能幹的。在很小的地方，正如在很大的地方，漏了一筆就能有危險。就以娶姨太太說，過政治生活沒法子不娶，同時姨太太給人以許多麻煩。自然，他想自己在娶姨太太這件事上還算很順利，一來是自己的福氣大，二來是自己有思想，想起在哈爾濱作事時候的俄國太太——後來用五百元打發了那個——他微笑了笑。再不要洋毛子，看着那麼白，原來皮膚更粗，處處帶着小黃毛。最難堪的是來月信的時候，只用紙捲個小第一寒！他不喜歡看外國電影片，多一半是因爲這個。連中國電影也算上，那些明星沒有一個真正漂亮的。娶太太還是到蘇杭一帶找個中等人家的雛兒，林黛玉似的又嬌又嫩。二姨太太就是這樣，比女兒還小着一歲，比女兒美得多。似乎應當給她辦生日，怪可憐的。況且，乘機會請山木吃頓飯也顯着不是故意的請客，是的，請山木首席，一共請三四桌人，對大家不提辦生日，又不至太冷淡了小姨太太，這是思想！

福命使自己騰達，思想使自己壓得住富貴，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個有力的證明。太太唸佛吃齋，老老實實。大兒有很好的差事，長女上着大學。二太太有三個小少爺，三太太去年冬天生了個小女娃娃。理想的家庭，沒鬧過一樁滿城風雨的笑話，好容易！最不放心是大兒大女，在外邊讀書什麼壞事學不來！可是，大兒已有了差事，不久就結婚；女兒呢，只盼順順當當的畢了業，找個合適的小人嫁出去；別鬧笑話！過政治的原不怕鬧笑話，

可是自己是老一輩的人，不能不給後輩們立個好榜樣，這是政治道德。作政治沒法不講道德，政治舞臺是多麼危險的地方，沒有道德便沒有膽量去冒險。自己六十歲了，還敢出肩重任，道德不充實可能有這個勇氣？自己的道德修養，不用說，一定比自己所能看到的還要高着許多，一定。

他不願再看報紙上那個像片，那不過是個短粗而無生氣的胖子，而真正的自己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才具有經驗有運氣的政治家！認清了他心裏非常的平靜，像無波的秋水映着一輪明月。他想和姨太太們湊幾圈牌，爲是活動自己的心力，太平靜了。

「老爺，方委員，」陳升輕輕的把張很大的名片放在小桌上。

「請，」包善卿喜歡方文玉，方文玉的委員完全仗着他的力量。方文玉來的時間也正好，正好二男二女——兩個姨太太——湊幾圈兒。

方文玉進來，包善卿並沒往起立，他知道方文玉不會惱他，而且會把這樣的不客氣認成爲親熱的表示。可是他的眼睛張大，而後漸漸的一層層透出笑意，他知道這足以補足沒往起立的缺欠，而不費力的牢籠方文玉的心。搬弄着這些小小的過節，他覺得出自己的優越，有方文玉在這兒比着，他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經驗與資格。

「文玉坐坐，坐！懶得很，這兩天夠我老頭兒……哈哈！」他必須這樣告訴文玉，表示他並沒在家裏閒坐着，他最不喜歡忙亂，而最愛說他忙；會長要是忙，委員當然知道應當怎

樣勤苦點了。

「知道善老忙，現在，我——」方文玉不敢坐下，作出進退兩難的樣子，唯恐怕來的時間不對而討人嫌。

「坐！來得正好！」看着方文玉的表演，他越發喜歡這個人，方文玉是有出息的。

方文玉有四十多歲，高身量，白淨子臉，帶着點煙氣。他沒別的嗜好，除了喫口大烟。在包善卿眼中，他是個有爲的人，精明，有派頭，有思想，可惜命不大強，總跳騰不起去。這回很賣了些力氣給他弄到了個委員，很希望他能借着這一步而走幾年好運。

「文玉你來得正好，我正說湊幾圈，帶着硬的呢？」包善卿團着舌尖，顯出很天真淘氣。

「伺候善老，輸錢向來是不給的！」方文玉張開口，可是不敢高聲的笑，露出幾個帶烟油的長牙來。及至包善卿哈哈的笑了，他纔接着出了聲。

「本來也是，」包善卿笑完，很鄭重的說，「一個委員拿五百六，沒車馬費，沒辦公費，苦事！不過，文玉你得會利用，眼睛別閉着；等山木擬定出工作大綱來，每個縣城都得安人留點神，多給介紹幾個人。這些人都有縣長的希望，可不能只靠着封介紹信！這或者能教你手裏鬆動一點，不然的話，你得賠錢；五百六太損點，五百六！」他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小胖脚尖，不住的點頭。待了一會兒：「好吧，今天先記你的賬好了。有底沒有？」